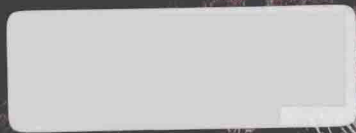


白虎之咒。 寻找风的圣物

【美】柯琳·霍克 著 柯清心 译



tiger's quest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Bestselling Novels
禹田精选热小说

白虎之咒②
寻找风的圣物
tiger's quest

【美】柯琳·霍克 著 柯潜心 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虎之咒. 寻找风的圣物 / (美) 霍克著; 柯清心译.

—昆明: 晨光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414-6074-6

I. ①白… II. ①霍… ②柯… III. ①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8589号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copyright © 2013 by Beijing Yutian Hanfeng Books Co., Ltd.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copyright © Colleen Houck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作者柯琳·霍克【美】授权云南晨光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独家出版。未经出版者许可,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摘录或抄袭本书中的任何内容。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23 - 2013 - 068 号

白虎之咒 寻找风的圣物

tiger's quest

作 者 【美】柯琳·霍克

翻 译 柯清心

项目策划 禹田文化

责任编辑 王林艺 付风云

版权联系 杨 娜

装帧设计 大 娟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发行电话 (010)88356856 88356858

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4-6074-6

开 本 145 毫米 × 210 毫米 1/32

印 张 14

定 价 29.80 元

退换声明: 若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及时和印务部门 (010-88356856) 联系退换。

目录
Contents

序幕 归乡 / 2

我定定地望着虚空，脑海里飞转着对白虎的思念以及那纠缠他数百年的诅咒。

Chapter 1 西俄勒冈大学 / 4

突然间，在这静谧的森林里，就只剩下我孤零零地待在这间陌生的屋子里了。

Chapter 2 武术 / 19

他是我最美好的礼物，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却被我亲手给毁掉了。

Chapter 3 约会 / 28

我仿佛站在两人分手的树下，那棵我最后一次望着他天蓝色眼睛的树底下……

Chapter 4 圣诞礼物 / 42

但印度在呼唤着我，时而轻柔，时而殷切，从没有停过。有时我不免怀疑，自己能否再次安于平凡。

Chapter 5 归 / 52

……我原本打算架起一道刺网，但刺尖却柔如饴糖，阿岚轻易便穿越防线了。他将额头抵在我手上，我那饴糖般的心便融化了。

Chapter 6 选择 / 67

文件？他们在计划什么？我用鼠标将光标移到附件上，迟疑着要不要按下去。正在天人交战之际，我被一个声音吓得跳了起来。

Chapter 7 返校 / 87

那已经超过激情与欲念了，他的吻与所有其他类型的吻一样充满渴求与爱，并涵盖了承诺和誓约，甜蜜温柔与危险刺激并济。

Chapter 8 嫉妒 / 103

我不是故意要偷听，但当他们俩压低声音，有时还用印度语交谈时，我知道一定是出什么事了。

Chapter 9 季山 / 120

跟他一比，我立刻觉得自己像在玩过家家的小女孩。我可以想象得到，舞会上每个女生都会想伸手帮他把额前的头发拨开。

Chapter 10 打手 / 127

……树林里每一声吵闹声和断裂声，都令我惊跳。我不时地回头，以为会遭到攻击。我总是觉得后背两片肩膀之间怪怪的，仿佛被人盯着。

Chapter 11 返回印度 / 152

我想醒来，却感到有种新的恐惧在等待着我，因此便任性地像懦夫一样赖在半梦半醒之间

Chapter 12 预言与练习 / 170

我胡乱想象了一会儿，假如圣诞节来找我的不是阿岚，而是季山，结果会如何。

Chapter 13 瓦萨拉的杜尔迦庙 / 188

月光映照的房间角落里，一名枯瘦的老妇正坐在木凳上，几丝灰发露在褪色的红巾外。

Chapter 14 友谊高速公路 / 203

我认真地搜索枯肠，想找出适合季山的美好结局。但此时的我，连自己的幸福结局都无法担保了……

Chapter 15 阴与阳 / 215

他活在哥哥的光环底下，既爱又崇拜哥哥，却又觉得自己人微言轻，不值得人疼。

Chapter 16 宏渊大师 / 225

你有年轻的身体和古老的灵魂，切记，无论你必须承担何种困苦，切莫失去希望，绝望是唯一能够毁灭你的东西。

Chapter 17 幽灵之门 / 236

我可以从我们所站之处闻到花香，感觉到脸上暖暖的阳光，虽然冬天的雨雪依然落在我脸上。

Chapter 18 梦之林 / 248

他双眼翠绿，面容俊美，及肩的银发散在背后，头顶银亮的卷发上长了两只柔软的棕色小角，令我想到新角初萌的小鹿。

Chapter 19 世界之树 / 270

长久以来，我都希望能不计一切消除自己的记忆。我觉得如果能遗忘发生过的事，我便能重新活过一遍。

Chapter 20 四屋的试炼 / 283

我坐在那儿张大嘴，惊恐地望着，猜想它究竟对我干了什么好事。它窃走我的一部分记忆了吗？

Chapter 21 圣巾 / 310

我默默地看着他，他正用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眼光打量我。

Chapter 22 逃离 / 327

他的眼睛像明亮的蓝宝石，在黑暗中发出稳健的光芒。我顺着他的目光往前靠近，如同绝望的水手在暴风雨的黑夜里看见了灯塔。

Chapter 23 回家 / 345

我一心只想着回到阿岚的身边。事实上，唯一能打断我对阿岚思念的人，只有季山。

Chapter 24 告白 / 361

我心神不宁地反复看着一些片段，思绪混乱极了，就像有人要我做出生死攸关的选择。

Chapter 25 拯救阿岚 / 376

我吓得浑身哆嗦，这个男人比我遇到过的任何人或者妖怪都更加令人胆寒。我宁可被一大群河童追杀，也不想去看罗克什的眼睛。

Chapter 26 拜贾族 / 393

几十个人从我们身边绕过，对我们点头致意，妇女孩子都没有发出半丝吵闹声，只是如幽灵般无声地穿越阴黑的丛林。

Chapter 27 战争故事 / 402

这个男人告诉我，我可以选择别人，但他愿意看护我们，保护我们，即使自己心碎了也无所谓。

Chapter 28 最糟的生日 / 420

我心痛难抑。本该是如置天堂，被心爱的人包围的一场庆生宴，竟让我感觉深陷炼狱。

尾声 不爱 / 435

也许有一天我能再次找到星光，也许我将徒劳一生去寻找。我漂流在寂寞的大海上，是一个没有星星指引的水手。

光阴的织布机

——佚名

人的一生展现在光阴的织布机里
在一片未知的图纹中，
织工辛勤编织，梭子穿飞不息
直至尽头。
有些梭子穿上银线
有些系了金线，
但暗色的织线
往往更为常见。
织工用熟练的眼神
监看每个梭子穿动，
看图纹细细叠造
随织布机缓缓操作。
那图纹正是上帝所造：
每条线，无论美丑，
均由他巧手挑选
精心放入布匹里。
上帝独识其美，
他指引着那些系上
丑陋织线
以及金线的梭子。
直至织布机静止，
梭子不再穿动，
上帝才会展现布上的图纹
解释其中的缘由。
黑色的织线
在织工的巧手中
与金银线同等重要
都是为了成就他所设计的图纹。

序幕

归乡

我紧靠在皮椅上，心情随着升空飞离印度的私人飞机而跌至谷底。如果此刻解开安全带，我一定会穿过飞机地板，坠落千丈，直掉到底下的丛林里吧。唯有那样，我的心情才能恢复过来。我的整颗心都留在印度了，徒留一副空虚麻木的躯壳。

更惨的是……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

谁让我去谈恋爱呢，而且还爱上一个这么……复杂的人。过去的几个月转眼即逝，我本来在马戏团里打杂，接着莫名其妙地陪着一只老虎去了印度，结果那老虎竟然是一位印度王子！随后我还为了拼凑一则失落已久的预言，去跟不死的怪物恶斗。现在历险结束，我又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很难相信我几分钟前才跟卡当先生道别。我紧抱住他，舍不得放开，他没有说太多，只是轻柔地拍了拍我的背，安抚着我。最后他松开我钳紧的手，低声安慰了一番，便把我交给他的曾曾曾孙女妮莉曼。

幸好我在飞机上妮莉曼没来吵我，此刻我需要一个人独处。她给我送来了午餐，但我什么也吃不下。那些东西一定都很好吃，可我只觉得自己仿佛站在流沙池边，随时会陷落进沮丧的深渊，一点儿胃口也没有。我深感疲倦，了无生气，仿佛圣诞节拆下的一团皱包装纸。

妮莉曼撤下餐点，送来我最爱的饮料——冰柠檬水。我知道她是想让我心情好点儿，但我还是没去动它。我呆呆地望着杯子，看水珠在杯外凝结，再沿着杯壁慢慢滴流，在杯底积成水滩。

我很想睡一会儿，至少那样能让我暂时忘掉一切，但我又辗转难眠。我定定地望着虚空，脑海里飞转着对白虎的思念以及那纠缠他数百年的诅咒。对面卡当先生以前坐过的椅子如今空荡荡的，我把视线移向舷窗外，或者盯着墙上闪动的灯光。我不时地注视自己的手，看着隐匿在皮肤里、斐特为我画下的图纹。

妮莉曼递给我一个 MP3，里面存着几千首歌，有些是印度音乐家的作品，但大部分都是美国歌曲。我搜索了一下，找到几首曲调悲伤、最适合分手时听的歌曲，然后戴好耳机，按键播放。

我拉开背包的拉链，拿出奶奶做的拼布被，这才想起我把芳宁洛包在被子里了。我拉开被角，拿出杜尔迦女神亲自赠送的金蛇，将她放到座椅扶手边。芳宁洛蜷成一个十分迷人的金环，正在休息……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我揉着她金亮平滑的头部，低声说道：“现在我只有你了。”

我把被子盖在腿上，背靠着躺椅，望向飞机的天花板，耳朵里听着一首名叫《最后一次哭泣》的歌。我把音量调得很小，将芳宁洛放在大腿上，抚着她闪闪发光的身体。她绿色的眼珠微微照耀着机舱，随着乐声，抚慰着我空虚的心灵。

Chapter 1

西俄勒冈大学

经过几个小时令人麻木的飞行后，飞机终于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机场降落了。在双脚踏上停机坪的那一刻，我将目光从航站楼移向阴灰的天空，闭上了眼睛，任清凉的微风吹拂着。轻风夹着淡淡的树香，初下的雨露沾上我裸露的臂膀，回家的感觉真好。

我深吸一口气，俄勒冈能让我整个人沉静下来。我是这里的一部分，我属于这里，俄勒冈是我成长居住的家园，也是我已扎根的地方。我的父母和奶奶都长眠在此地。此刻俄勒冈像欢迎心爱的孩子般迎接着我，将我抱在她沁凉的怀中，安抚我那烦乱的心绪，用低吟的松风带给我宁静。

妮莉曼跟着我走下舷梯，静静地等候我吸纳这熟悉的氛围。一阵引擎声响起，我扭头看到角落里有一辆深蓝色的敞篷车，那漂亮的跑车颜色，就和那个人的眼睛一模一样。

车子一定是卡当先生安排的，这样的奢华品味让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卡当先生总是什么细处都设想得很周到，而且品味超绝。至少，这车是租来的吧，我心想。

我把行李塞进后车厢，读着车后标示的车型：保时捷限量车款 Boxster RS 60 Spyder。我摇摇头，喃喃地说：“天哪，卡当先生，我只要搭机场巴士回塞伦市就已经够开心了。”

“你在说什么？”妮莉曼客气地问。

“没什么，我只是很高兴回来了。”

我合上车厢盖，坐进车内蓝灰色的皮椅里。一路上两人都沉默不语。妮莉曼很清楚要开往哪里，我就不再啰唆地指点方向了，只是仰着头，看着天空和苍翠的树冠飞掠而过。

几辆满载青少年的车子从我们身边开过，男孩们高声吹着哨。如果不是在欣赏妮莉曼的美艳和乌黑飘逸的长发，便是在欣赏车子。我不确定他们是在嚷嚷什么，只知道绝不是冲着我来的。我穿着普通的T恤、运动鞋和牛仔裤，乱糟糟的金棕色辫子随风鞭打着红肿的双眼和满是泪痕的脸庞。年纪大一些的人慢慢从我们身边经过，他们没吹口哨，却在尽情地欣赏着。妮莉曼一概不理睬，我也装作没看见，心想，我的外表一定跟心情一样糟。

我们来到塞伦市中心，经过玛里昂街桥，应该上桥越过威廉迈特河，接着上22号高速公路，往曼茅斯和达拉斯农地走。但实际却不是。我提醒妮莉曼说她错过路口了，但她只是耸耸肩，说我们要抄近路。

“唉，”我苦笑着说，“我们都已经旅行那么多天了，现在多花几分钟也没什么差别吧。”

妮莉曼甩甩美丽的长发，对我笑了笑，继续将车子驶入往塞伦市南部移动的车阵里。我以前虽然从来没走过这条路，但我知道要去达拉斯的话，这么走绝对是在绕远路。

妮莉曼驶向一座林木茂密的高丘，在漂亮的林间小道上悠然地弯行了几里路。森林里有一些泥土路，林木间不时冒出来几座房子，但整个区域大体上还保持着原貌。我很惊讶，这里竟然还没有被纳入城市开发兴建，实在是个漂亮的地方。

这时妮莉曼减缓车速，拐入一条私人小道，接着绕上更高

的山区。一路经过了几条蜿蜒的车道，但我却没看见一座房子。我们来到小道的尽头，停在两栋建在松林间的联排别墅前。

两栋房子的外观几乎一模一样，都是两层，各有一个车库和一个俯瞰森林的大凸窗，共享一片小庭院。房子的墙板漆成了深棕色和深绿色，屋顶上盖着灰绿色的瓦片，看起来很像滑雪木屋。

妮莉曼熟练地将车子开进车库里。“到家啦。”她说。

“家？什么意思？你不是要把我送回养父母家吗？”我问道，一头雾水。

妮莉曼会意地笑了笑，柔声对我说：“不是啊——这是你的房子。”

“我的房子？你在说什么？我住在达拉斯啊。这是谁家？”

“就是你家呀。进来吧，我跟你解释。”

我们穿过洗衣间来到厨房。厨房不大，配有全新的不锈钢厨具，窗帘是柠檬黄的，墙壁上挂着画有柠檬的版画。妮莉曼从冰箱里拿出两罐健怡可乐递过来。

我重重地放下背包，说道：“好了，妮莉曼，现在你可以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吧。”

她不回答，我也不接她递过来的可乐，然后她要我跟她走。

我叹口气，脱掉运动鞋，免得弄脏长绒地毯。我跟着妮莉曼来到设计精巧的客厅，坐在漂亮的胡桃木皮沙发上。客厅的角落里，有一个摆满了经典精装书的昂贵书柜，令人极想去看看。向阳的窗户和装在柜子上方的大型平板电视，也让我目不暇接。

妮莉曼开始翻着放在茶几上的文件。

“凯西，”她说，“这栋房子是你的，这是暑假你在印度工作的报酬之一。”

“可那不算是真正的工作，妮莉曼。”

“不。你所做的，是最重要的工作，你完成了我们任何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我们欠你的恩情太多了，这房子只是聊表心意而已。你经历了那么多凶险，还差点丢了性命，我们大家都非常感激你。”

我尴尬地开玩笑说：“嗯，你真要那么说的话——等一下！你刚才说这房子是给我的报酬之一，意思是还有更多？”

妮莉曼点了一下头，说：“是呀。”

“不，不行，这礼物太贵重了，我真的不能接受。这房子我已经担当不起了，你说还有别的？这些远远超出我们最初谈的条件了，那时我只是想赚点上大学用的课本费。他不该这么做。”

“凯西，他坚持要这样做。”

“那他非改变心意不可。这样太过了，妮莉曼，我是说真的。”

妮莉曼叹口气，看着表情坚决的我说：“可他真的希望你能接受，凯西，这样他会很开心的。”

“可是，可……这样太不切实际了！从这里我怎么坐公交去学校？现在我回来了，我还打算去上大学呢。这里一定离公交车站很远吧？”

妮莉曼不解地看着我，说道：“你干吗要坐公交？呃，如果你真的想坐公交去学校，可以开车去公交车站吧。”

“开车去公交车站？这么做完全没道理啊。”

“道理很简单，你直接开车去上学就好了啊。”

“开车？开什么车？”

“当然是车库里的那辆车呀。”

“车库里的……哦，不行！绝对不行！你一定是在开玩笑！”

“没有，我没有开玩笑，那辆保时捷是你的。”

“天哪，不行，绝对不行！你知道那辆车有多贵吗？这怎么

可以！”

我拿出手机翻到卡当先生的号码，就在按下拨号键之前，我又想到了一件事，便停下来问道：“还有别的事我应该知道吗？”

妮莉曼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嗯……他还帮你在西俄勒冈大学报了名，学费和课本费都交完了，课本就放在料理台上的课表旁边，那儿还有一身校服和一张校园地图。”

“他帮我到西俄大报名了？”我不敢置信地问道，“我本来打算去上社区大学，一边打工赚生活费的，可不是去念西俄大啊。”

“他肯定觉得你会更喜欢去上正规的大学吧。下个星期就要开学了。至于打工，你如果想去当然也可以，只是没有那个必要。他还帮你开了一个银行账户，银行卡就放在台子上，别忘了在卡背面签名。”

我咽着口水，问道：“呃……卡里到底有多少钱？”

妮莉曼耸耸肩说道：“我不太清楚，不过我想一定够付你的生活费了。当然，账单不会寄到这儿的，会直接寄到会计那儿，房子和车子的花费都由他去付，你上大学的所有费用也是。”

妮莉曼把一堆文件推到我面前，然后坐下来喝健怡可乐。

我震惊地呆坐了一会儿，才想起原本要打电话给卡当先生。我打开手机，再次翻到卡当先生的号码。

妮莉曼打断我说：“你确定要把东西全都退回去吗，凯西小姐？他很在意这件事，希望你能拥有这些。”

“卡当先生应该知道，我并不需要他的施舍，我会跟他解释的。社区大学更适合我，而且我真的不介意去住宿舍、坐公交车。”

妮莉曼倾身过来说：“但是，凯西，安排这些事的人并不是卡当先生。”

“什么？不是卡当先生，那会是谁……哦！”我关上了手机，

无论如何，我是不会打电话给他的，“那么，是他非常在意这件事，是吗？”

妮莉曼高挑的眉毛美丽地揪在一起，说道：“是啊，我看是这样的。”

离他而去，令我几欲心碎。他远在一万一千五百八十一、二四公里外的印度，却依然让我魂牵梦系。

我咬牙低声说道：“算了，他一向独断专行，我就算还给他，也是白还，他一定会弄出更夸张的礼物，把我们之间的关系弄得更复杂。”

车上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声。

“哦，是来接我回机场的车。”妮莉曼站起来说，“对了，我差点忘了，这也是给你的！”她在我手里塞了一部新手机，然后在离开前快速地抱了我一下。

“等一等呀，妮莉曼！”

“别担心，凯西小姐，一切都会顺利的。上学需要的文件都摆在厨房料理台上了。冰箱里有吃的，你的东西也全放到楼上去了。你要是想回养父母家看看，待会儿可以开车过去，他们正等着你的电话呢。”

妮莉曼说完，转身优雅地走出门，坐上车子，在乘客座上开心地挥着手。我愁眉苦脸地挥手回应，目送那辆黑色轿车驶离视线。突然间，在这静谧的森林里，就只剩下我孤零零地待在这间陌生的屋子里了。

妮莉曼离开后，我决定看看这个如今该称之为家的地方。我打开冰箱，发现里面真的摆满了食物。我扭开一瓶汽水喝着，挨个儿查看厨房里的橱柜。里面放着玻璃杯、盘子、厨具、银餐具和锅子罐子什么的。我本能地拉开了冰箱最底层的抽屉——里

头放满了柠檬，这显然是卡当先生的主意。这位体贴的老先生知道柠檬水能舒缓我的心情。

卡当先生的室内设计并不局限于厨房，一楼还有间黄绿色和柠檬黄的半身浴室，连罐子里的洗手液都飘着柠檬香。

我把鞋子放到洗衣间瓷砖地上的柳条筐里，看到旁边放着一组崭新的前开式洗干一体机。我继续探索，来到一间小巧的书房。

书桌正中央摆着我的旧台式机，旁边是一台全新的笔记本电脑。屋子里还有一张皮椅、一个档案柜以及一个放着纸张和其他办公用品的架子。

我拿起背包，上楼查看我的新卧室。一张漂亮的双人床靠墙放着，床上铺着米白色的厚鹅绒被和蜜桃色枕头，床脚摆着一只古董行李箱。屋子的角落里，有几张舒适的蜜桃色读书椅，正对着望向森林的窗子。

看到床上的字条时，我精神一振。

凯西：

欢迎回家，尽快打电话给我们哦！

我们很想听你的旅行故事！

你的东西全都放好了。

我们很喜欢你的新家！

爱你的迈克和莎拉

回到俄勒冈，读着迈克和莎拉的信，我觉得很踏实。他们过的是正常的生活，跟他们在一起感觉平凡而朴实。能跟一个正常的家庭在一起，像正常人一样地生活，会是个很不错的改变。而睡在丛林里，跟印度女神说话，爱上……一只老虎，这些没一

件能算正常事，实在不宜长久。

我打开衣柜，看到自己收集的发带和所有的衣服，真的都从迈克和莎拉家搬过来了。我不禁抚摸着这些几个月都没有看到的衣物。打开衣柜的另一侧时，我发现他们在印度为我买的衣服也全搬来了，而且还挂着几件衣袋都没拆封的全新的衣物。

卡当先生是怎么在我回来之前把东西都运到这儿的？我把这些衣服都留在印度的衣柜里了呀。我关上柜门，也封上了自己的回忆，我决定再也不打开这半边衣柜了。

我坐到化妆台前面，拉开最上边的抽屉。莎拉已经按照我喜欢的方式把袜子摆好了，不同颜色的袜子全都卷成圆球按颜色分类排成一列。打开下一个抽屉时，我脸上的笑意顿失——里面是的那件被我故意留在印度的丝质睡衣。

我揪着心，轻抚着柔软的睡衣，然后毅然决然地关上了抽屉。就在我想转身离开明亮通风的卧室时，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登时满脸通红——我的卧室是蜜桃色和乳白色的。

颜色一定是他挑的，我心想，他曾说我身上有蜜桃香和乳香。即使远在美国，他还是有办法让我想念他。其实，我哪里忘不了……

我懊恼地把背包摔到床上，随即又后悔起来，因为芳宁洛还在包里。我小心翼翼、连声道歉地将她拿出来，轻抚着她的头，然后把她放到枕头上。之后我从牛仔裤的口袋里掏出新手机。这部手机跟这里其他所有的东西一样，昂贵到完全没有必要——是Prada的。我打开手机，以为会首先跳出他的号码，可是没有，也没有任何留言。事实上，里面只存了卡当先生和我养父母的电话号码。

我心里五味杂陈，先是松了口气，继而又感到困惑，接着